

# 國文月刊

第 十 三 期

王了一：文 言 的 學 習

羅莘田：什 麼 叫 「 雙 聲 」 「 疊 韻 」

余冠英：說 雅

趙西陞：三 國 志 諸 葛 亮 傳 集 證 ( 二 )

聞一多：樂 府 詩 箋

郭紹虞：作 文 摘 謬 實 例 序

衛仲璠：樽 廬 文 談 ( 續 )

國 立 西 南 聯 合 大 學 師 範 學 院 國 文 月 刊 社  
開 明 書 書 店 印 行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 文言之學習

王子一

文言和語體是對立的；然而一般人對於二者之間的界限常常分不清楚。普通對於語體的解釋是依照白話寫下來的文章，反過來說，凡不依照白話寫下來的，就是文言。這種模糊的解釋就是文言和語體界限不分明原因。所謂「白話」，如果是指一般民衆的口語而言，現在書報上的「白話文」十分之九是名不副實的，所以有人把它叫做「新文言」。如果以白話爲語體文文的標準，「新文言」這個名稱是恰當的。但是，現在書報上又有所謂「新文言」，它和語體文同樣是和一般民衆的口語不相合的，那麼，文言和語體又有什麼分別呢？原來這種「新文言」就是把若干代詞和虛詞改爲古代的形式，例如「他們」改爲「彼等」，「的」改爲「之」，等等。它和語體文的分別確是很微的。如果語體文可稱爲「新文言」的話，這種「新文言」可稱爲「變質的新文言」，或「之乎者也」式的「新文言」。

這種「變質的新文言」如果寫得好，可以比白話文簡潔些。有人拿它來比宋人的語體。在簡潔一點上，它們是相似的。但是，宋人的語體是古代詞彙之中雜着當時的詞彙，語法方面差不多完全是當時的形式；現在那些「變質的新文言」所包含的詞彙却雜得多了；其中有古代的詞彙，有現代口語的詞彙，有歐化的詞彙；有古代的語法，有現代口語的語法，有歐化的語法。總算起來，歐化的成分最多，現代口語的成分次之，古代的詞彙又次之，古代的語法最少。由此看來，現在一般所謂「新文言」並非是民國初年所謂「新文言」。後者是復林紆一派的文章，是由古文學派中前代者却是純然現代化的產品，古文的味兒幾乎等於零了。

現在一般所謂「新文言」，既可稱爲「變質的新文言」，又可稱爲「變質的語體文」，「白話化的文言」，「文言化的白話」，等等。這名稱都難以說明：它和語體文是沒有界限可言的。但是，我們所謂「新文言」和現在一般人所稱「新文言」不同：它是純然依照古代的詞彙，語法，風格和聲律寫下來的，而語體文一點兒現代的成分也沒有。我們所稱「新文言」的定義，文言和語體就大有分別了。語體文是現代人說的現代話；心裏怎樣想，筆下就怎樣寫。有時候某一些人所寫的話超出了一般民衆口語的範圍，這是因爲他們的現代知識比一般民衆的高，他們的「語」實在沒法子遷就一般民衆的「語」。然而他們並沒有歪曲他們的「語」，去模仿另一個時代的人的文章。文言文是現代人寫的。作者必須把自己的腦筋暫時變爲古人的腦筋，學習古人運用思想的方式。思想能像十九世紀中國人的思想麼？了；而語體文則不然。法，風格和聲調四方面，却最好是回到唐宋或兩漢以前，因爲文言文是以古雅爲尚的。必須是這樣的文言，纔和語體文有分別。我們必須對於文言給予這樣的定義，然後這一篇文章纔有了立論的根據。

說到這裏，讀者應該已經明白我們爲什麼向來不主張一般青年用文言文寫作了。我們並不排斥那些「白話化的文言」。我們只以爲它和普通的語體文的性質相似到那種地步，語體文寫得好的也就會寫它，用不着一本正經地去學習。至於我們所謂文言，純然古文味兒的，却不是時下的一般青年所能寫出來。科舉時代，讀書人費了十年或二十年的苦功，專門揣摩古文的「筆法」，尚且有「不通」的。現代青年們的腦子不是專裝古文的了：英文數學之類盤據了腦海的大部份，只剩下個小角落給國文，語體還弄不好，何況文言？中學裏的國文教員如果教學生寫兩篇「白話化」的文言文，我們還不置可否；如果教他們正經地揣摩起古文來，我們就認爲是誤人子弟。因爲學不好固然是貽笑大方，學好了也就是作繭自縛。文章越像古文，就越不像現代的話。身爲現代的人而不能說現代的話，多難受！況且在學習古文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學會了古人運用思想的方式，於是空疏，浮誇，不邏輯，種種古人易犯的毛病都來了。所以即使學得到了三蘇的地步，仍舊是得不償失。

什麼時候可以學習文言呢？我們說是進了大學之後。什麼人可以學習文言呢？我們說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的學生。研究中國語言史的人，對於古代語言，不能不從古書中尋找它的形式。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更不能不研究歷代的文學作品。語史學家對於古文，要能分析；文學史家對於古文，要能欣賞。然而若非設身處地，做一個過來人，則所謂分析未必正確，所謂欣賞也未必到家。甲骨文的研究者沒有一個不會寫甲骨文的，而且多數寫得很好。他們並非想要拿甲骨文來應用；只是，鑒寫熟了，研究甲骨文的時候可以得到若干啟發。語言史和文學史的研究者也應該明白這個道理：如果你對於文言的寫作是個門外漢，你並不算是了解古代的語言和文學——至少是了解得不够底。

但是，模仿古人，真是談何容易！嚴格地說起來，自古至今沒有一個人成功過。擬古乃是一種違反自然的舉動。自己的口語如此，而筆下偏要如彼，一個不留神，就會露出馬脚來。姚湘曾國藩之流，總算是一心揣摩古文了；咱們如果肯在他們的文筆裏吹毛求疵，還可以找出若干欠古的地方。至於一般不以古文著名的文人，就更常常以今爲古了。例如三國志演義裏所記載的劉備給諸葛亮的一封信：

備久慕高名，兩次晉謁。不過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觀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驚懼，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燕休，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

如果現代的人能寫這樣一封文言的信，該算是很好的了；但是，漢末的時代却絕對不能有這種文章。「先此布達」，「統希鑒原」一類的話是最近代的書信套套，不特早到宋代。至於排偶平仄，整齊到這種地步，也不會早到南北朝以前。單就詞彙而論，也有許多字樣不是漢代所有的。現在試舉出幾個顯而易見的例子來說：

1. 「兩次重韻」的「兩次」，漢代以前只稱為「再」。左傳文公十五年：「諸侯五年再相朝」，就是「五年相朝兩次」的意思。歐陽修公九年：「八日之間再有大變」，也就是「八日之間有兩次大變」的意思。中古以前，行爲的稱數法不用單位名詞（如「次」字之類）；這裏是詞彙和語法都不合。

2. 「不遇空回」的「回」，漢代以前只叫做「反」。論語「吾自衛反魯」，孟子「則必廢酒肉而後反」，都是「回」的意思。漢前的「回」只能有「迂迴」，「際迴」，「邪」，「遠」，一類的意義。

3. 「濫用名辭」的「叨」，「再空齋戒潔沐」的「再」，「特拜尊顏」的「特」等等，也都是當時所沒有的詞彙。

依古文家的理論看來，這一封信的本身也不是最好的文章，因為它的格調不高。所謂格調不高者，也就是詞彙，語法，風格，聲律四方面都和兩漢以前的文章不相符合的緣故。

咱們現在模仿清代以前的古文，恰像羅貫中模仿漢末或三國時代的古文一樣地困難。雖然咱們距離清代比羅氏距離三國近些，但是，這幾十年來，語文的變遷竟敵得過四五個世紀而有餘。自從白話和歐化兩種形式侵進了現代文章之後，咱們實在很難辨認它和兩通以前的正派文章有多少不同之點。然而咱們必須先能辨認文言文的特質，然後纔能進一步學習文言文。現在我們試按照上面所說的詞彙，語法，風格，聲律四方面，談一談文言文的特質，和學習文言文的方法。

(一) 詞彙——詞彙自然是越古越好。因此，每寫一句文言之前，須得先做一番翻譯的工夫。譬如要說「回」，就寫作「返」(或「反」)；要說「走」，就寫作「行」；要說「離開」，就寫作「去」；要說「住下」，就寫作「留」；要說「甜」，就寫作「甘」；要說「闊」，就寫作「廣」；要說「纒」(「你這個時候纒來」)，就寫作「始」；要說「再」(「說了三次他不肯，我不想再說了」)，就寫作「復」。其間有些是可以過得去的，例如以「回」代「返」，以「甜」代「甘」，以「闊」代「廣」，雖然欠古，却還成文；有些是清代以前認為絕對不行的，例如以「走」代「行」，以「離開」代「去」，以「住下」代「留」，以「纒」代「始」，以「再」代「復」，等等，簡直是「不文」。

詞彙雖然越古越好，却也要是歷代沿用下來的字。有些字的古義未有定論，或雖大家承認上古時代有這個意義，而後世並未沿用者，咱們還是不用的好。例如詩小雅頌弁篇：「爾殺既時」，毛傳說：「時，善也」，後世並未沿用這個字義，咱們也就不能寫出「其言甚時」或「其法不時」一類的話。

一般人對於文言的詞彙有一種很大的誤會：他們以為越和咱們的口語相反的字就越古。其實有些字的壽命很長，可以歷數千年而不衰；有些字的壽命很短，只有幾百年或幾十年存在於人們的口語裏。例如「哭」字和「泣」字都是先秦就有了的；現代白話裏有「哭」字沒有「泣」字，咱們不能因此就認為後者比前者古雅。又如「裏」字，很像是現代白話裏所專有的字，然而詩那風已有

「綠衣黃裏」，左傳二十八有「表裏山河」，前者是指衣裳的裏子，後者已經引申為「內」的意義。至於像唐李邕麓山寺碑的「月窺窗裏」，簡直和現代白話的「裏」字是完全一樣的意義了。相反的情形例如「慙」字，它雖然對於一般人是那樣陌生，但它却是南北朝以後的俗語，用於詩詞則可，用於散文則嫌不夠古雅。又如「倍」字，當「如此」或「如彼」講。「倍」字對於一般人，當然比「如此」或「如彼」要陌生得多；然而「倍多」「倍大」並不比「如彼其多」「如彼其大」更古雅。相反地，後者比前者古雅得多了，因為孟子說過：「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其中正作「如彼」；而「倍」字却非但不見於古書，而且不見於近代正派的文章。由此類推，咱們寫文言文的時候，與其說「慙」，不如說「弱」；與其說「備」，不如說「懶」；與其說「夥」，不如說「多」；與其說「匡」不如說「不可」；與其說「棘手」，不如說「難為」。案牘上的詞彙，向來是被古文家輕視的；因此，「該生」，「該校」，「殊屬非是」，「即行裁撤」之類，用於公文則可，用於仿古的文言文則適足以見文品之卑。所以咱們不能因它們違反白話就認為最古雅的詞句。

「典故」也往往是和現代口語違異的，但也不一定可稱為最古雅的話。咱們試想：典故是根據古人的話造出來的；上古的人得書甚難，怎麼能有許多典故？到了漢代的文人，纔偶然以經書的典故入文；然而漢賦中也只着重在描繪景物，不着重在堆砌典故。堆砌典故盛於南北朝，初唐還有這種「氣」；自從韓愈柳宗元以後，古文家又回到兩漢以前那種不以典故為尚的風氣了。咱們現在學習文言，除了特意模仿駢體文之外，最好是避免堆砌典故。因此，說「龍泉」不如說「寶劍」；說「鐘期」不如說「知己」；說「弄璋」不如說「生子」；說「鼓盆」不如說「喪妻」。因為典故的流行遠在常語之後。例如「生子」二字見於詩大雅生民篇（「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而「弄璋」用為「生子」的意義恐怕是最近代的事。至於「玉樓赴召」，「駕返瑤池」一類的濫套，連駢體文中也以不用為高，普通的文言更不必說了。

方言的歧異也往往被認為古今的不同。自從北平的方言被採用為國語之後，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方言竟存着「自慚形穢」的心，以國語為雅言，以自已的方言為俚語。其實，如果以古為雅的話，國語並不見得比各地的方言更雅。北平話和多數官話都叫「頭」做「腦袋」，叫「頸」做「脖子」，顯然地，「腦袋」和「脖子」是俚語，「頭」和「頸」是雅言。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像廣東人稱「大小」為「大細」，似乎也是俚語；官話和吳語以「細」為「粗」之反，似乎纔是雅言。這種地方就容易令人迷惑了。實際上，「細」和「小」在古代一般地是「大」之反，所以老子說：「圖難乎其易，為大乎其細」；韓非子說：「真之論大人，即以爲閻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貴重」；漢書何奴傳：「駭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在某一些情形之下，「細」比「小」還更妥善，例如粵語謂小的聲音為「細聲」，古代對於聲音的小正稱為「細」，不大看見叫做「小」。至於「細」，當「粗細」講，來源自然也很早，例如「細腰」，「細柳」之類，但是這種「細」字只是「長而小」的意思。現在官話和吳語謂不精緻為

「粗」，精緻爲「細」，却是古語所沒有的。這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每一個方言裏都有合於古語的詞彙；咱們非但不必努力避免現代口語，而且不必避免方言。一切都該以語言的歷史爲標準。

相傳唐代詩人劉禹錫要做一首重陽的詩，想用「餒」字，忽然想起五經中沒有這個字，就此擱筆。宋子京作詩嘲笑他道：「劉郎不敢題餒字，虛負詩中一世豪」。其實，古代文人像劉禹錫的很多。因爲大家受了「不敢題餒」的約束，數千年來的文言文裏的詞彙總能保持着相當的統一性。假使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文人都毫無顧忌地運用當時的口語和自己的方言，那麼，寫下來的文章必然地比現在咱們所能看見的難懂好幾倍。但是，古人却並非因爲希望後人易讀而甘心受那「不敢題餒」的約束；他們只是仰慕聖賢，於是以經史子集的詞彙爲雅言。「古」和「雅」，在歷代的文人看來，是有連帶關係的。咱們如果要學習文言，得先遵守這第一個規律。

(二) 語法。——古代的語法，比古代的詞彙更不容易看得出來。現代書報中的「文言文」，較好的也往往只能套取古代的若干詞彙，而完全忽略了古代的語法。關於後者，可以寫得成一部很厚的書，我們並不想在這裏作詳細的討論。我們只提出幾點重要的來說：

第一，中國上古沒有繫詞「是」字；而「爲」字也不是純粹的繫詞（例證見於拙著中國文法學初探）。古代只說「孔子，魯人」，或「孔子，魯人也」；非但不說「孔子是魯人」，而且通常也不說「孔子爲魯人」。這種規矩，在六朝以後漸被打破，到韓愈一班人提倡古文，却又大家遵守起來。例如蘇軾買論：「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賈生」和「王者之佐」的中間並沒有「是」或「爲」。

第二，中國上古沒有使成式。所謂使成式，就是「做好」，「弄壞」，「打死」，「救活」之類。「做好」，古謂之「成」（詩大雅：「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弄壞」，古謂之「毀」（左傳襄公十七年：「飲馮子重丘，毀其瓶」）；「打死」，古謂之「殺」（孟子梁惠王：「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救活」，古謂之「活」（莊子外物：「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由此類推，咱們寫文言文的時候，要說「想起」，只能說「憶」或「念」；要說「趕走」只能說「驅」；要說「躲開」，只能說「避」。有時候，形容詞或不及物動詞可以當「使動詞」用。例如論語述而：「人深己而進」，「深」等於「弄乾淨」；論語憲問：「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寡」等於「減少」；左傳宣公十五年：「華元登子反之牀，起之」，「起」等於「叫起」或「拉起」；史記晉世家：「齊女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醉」等於「灌醉」；史記衛青傳：「走白羊樓煩王」，「走」等於「趕走」或「打退」；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深怨，常欲死之」，「死」等於「害死」。由此類推，咱們要說「推翻」，只能說「傾覆」；要說「攻破（城池）」，只能說「墮」。使成式大約在唐代以前已經有了；唐詩裏有「打起黃鶯兒」的話

。但是，後代只在詩詞中有它，散文中非常罕見。但語可以入詩詞，却不可以入散文。使成式不過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第三，中國上古沒有處置式。所謂處置式，就是「將其殲滅」，「把他罵了一頓」之類。這種語法在唐詩裏已有了，例如李羣玉詩：「未把彩毫還郭璞」；方干詩：「應把清風遺子孫」。但是，它也祇使成式一般地，只能入詩，不能入文。一般人以為「將」字比「把」字較古，其實即在唐詩裏，「將」和「把」的用途也並不一樣。「將」是「拿」的意思（國語裏，「拿」和「把」也不一樣，細看紅樓夢便知），動詞後面有直接目的語。例如劉禹錫詩：「還將大筆注春秋」；王建詩：「惟將直氣折王侯」。上面所引的「把彩毫還郭璞」可以倒過來說成：「還彩毫於郭璞」，而「將大筆注春秋」不可以倒過來說成：「注大筆於春秋」。近人以「將」字用於處置式，可說是一種謬誤的仿古。「將其殲滅」一類的句子是極「不文」的。

第四，中國古代的人稱代詞沒有單複數的分別。左傳成公二年：「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離也。子若不許，隄我必甚」。這裏的「我」是魯衛自稱，並未稱為「我等」。論語公冶長：「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這裏的「爾」是指顏淵季路，並未稱為「汝等」。孟子滕文公：「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其志」也未說成「彼等之志」。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中國文法學初探和中國語文概論裏有更詳細的討論。

第五，中國古代有用「之」字把句子形式變為名詞性仿語的辦法。例如左傳成公三年：「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若改為：「臣不敢愛死，為兩君在此堂也」，就完全不是古文的味兒，前者是用「之」字把連繫式（句子）轉成組合式（仿語），語氣緊湊得多。這種語法一直沿用到後代的古文裏。例如王安石讀孟嘗君列傳：「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若改為：「雞鳴狗盜出於其門，故士不至也」，也就變為無力了。

古今語法的異點，決不止這五條。例如上文所說的，古人稱數不用單位名詞（「兩次」古只謂之「再」），就不在這五條之內。較詳細的討論見於尚未出版的拙著中國語法理論裏。

（三）風格。——所謂風格，用極淺的話來解釋，就是文章的「派頭」。同一的意思可以有兩種以上的說法。你喜歡那樣說，我喜歡這樣說，這是個人的風格。古人喜歡那樣說，今人喜歡這樣說，這是時代的風格。西洋人喜歡那樣說，中國人喜歡這樣說，這是民族的風格。中國的文章向來只有個人的風格和時代的風格。民族的風格在最近幾十年纔成為問題，因為文章歐化了，風格也就不是中國話的本來樣子了。

中國人學習古文，有以學習個人的風格著名的，例如某人學韓愈，某人學柳宗元。有以學習時代的風格著名的，例如某人學六朝文（「選體」），某人學唐宋文。我們並不願意批評各種風格的優劣；我們只想要指出：所謂文言文必須具備古代文章的風格，而不能依照現代白話的風格。從前的人學習古文，雖也不知不覺地露出當時白話的風格，但是，因為着意學習古文的緣故，總不至

於遠勝古人的繩墨。現在情形却不同了：語體文在社會上的勢力是那樣的，它又是那樣的時髦，多數寫文言文的人又都是「半路出家」，並非「童而習之」，自然容易把現代白話的風格用於文言文的上頭。再加上歐化的風格，就把文言文原有的風格剝奪淨盡了。

風格是很難捉摸的東西，然而向來所謂揣摩古文，却多半是希望得到它的風格。古人所謂「氣韻」，依我們看來，也就是風格之一種。「氣韻」雖難捉摸，而多讀古文的人都覺得實在有這一類的東西。例如說韓愈的文章是剛的美，柳宗元的文章是柔的美，多讀韓柳文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這自然和修辭學有關。然而修辭學也不能和時代完全沒有關係。例如有某種「氣韻」是韓柳和唐代文人所同具，而現代一的文章所沒有的。

古人所謂「謀篇」，「布局」，「鍊句」之類，大致也是屬於風格方面的事。不過，咱們現在研究古文，不應該再拿批評的眼光去看古人的「謀篇」，「布局」，「鍊句」，只應該拿歷史的眼光去觀察它們。咱們應該留心觀察古人的「謀篇」，「布局」，「鍊句」和現代文章有什麼差異之點；那一種篇法或句法是古所常有而今所罕見的，又那一種是古所罕見而今所常有的。古所常有的篇法和句法，咱們在文言文裏就用得着它；古所罕見的，咱們在文言文裏就應該避免。

我們雖說風格是不易捉摸的，然而也不能不舉出若干實例來，使讀者得到一些具體的觀念。在句子的形式上，咱們也大概地看得出古今風格的異同。例如關於假設的問題，上古的人喜歡用處所的觀念來表示。論語子罕：「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之？」孟子梁惠王：「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又滕文公：「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之？」可見「於斯」或「於此」乃是表示一種假設的話，而「假令」「設如」之類的字樣倒反沒有。現代歐化的文言，在這種地方該是：「假使子有一美玉：」「假使王有一璞玉：」「假使有一楚大夫，欲其子習齊語：」之類，意思是一樣的，而風格却完全不同了。

文章的繁簡也和風格有關。今人以爲應該簡的地方，古人不一定以爲應該簡。反過來說，今人以爲應該繁的地方，古人也不一定以爲應該繁。韓愈原道裏說：「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若依現代的風格，可省爲：「其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也。」柳宗元封建論裏說：「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若依現代的風格，也可以省爲：「天地與生人之有初與否，吾不得而知之也。」但是，古人以爲這種地方若不拉長作爲排句，則文氣不暢。相反的情形却不是沒有。左傳僖公九年：「夷吾弱不好弄」，若依現代的風格，該說成：「夷吾年幼之時不喜遊戲」；孟子滕文公：「滕人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若依現代的風格，該說成：「滕文公爲世子時，將之楚：」此外，古代文章裏的主語儘量省略，現代歐化的文章裏則幾乎沒有一句缺少主語的話，這又是語法和風格兩方面都不同了。



風格和思想也有關係。現代的人經過了邏輯的訓練，說話總希望有分寸，沒有漏洞。譬如要提防人家找出少數的例外來批駁我的理論，我就先加上一句：「就一般情形而論」；又如要說明某一道理必須是有所待而然，我就添上一句：「在某一些條件之下」。中國古代的人並未這樣運用思想，自然說話也用不着這種方式。但是，這也並不足以證明古人比今人糊塗；古文裏有許多話，在明眼人看來自然暗藏着「就一般情形而論」或「在某一些條件之下」的意思，所以古人教咱們「不以辭害意」。不過，古人在這種地方是「意會」的，今人在這種地方是「言傳」的。「意會」和「言傳」也就起風格的不同。

明白了這些道理，咱們就知道把語體譯為文言是非常困難的事。嚴格地說，除了詞彙和語法之外，風格也應該翻譯。因此，逐字逐句的翻譯只能譯成「變質的新文言」；真正要譯成一種有古文味兒的文言文，非把語體文的風格徹底改造不可。

(四)聲律。——這裏所謂聲律，大致是指聲調和節奏。古人對於文章，講究朗誦。梁任公先生常說：「吟古文非搖頭擺尾不可」。因為除到聲韻鏗鏘之處，常常忍不住手舞足蹈的。古人所謂「擲地當作金石聲」，雖不完全是指聲律而言，然而文章之美者必包含着聲律之美，這是古文家所公認的。駢體文講究平仄和對仗，固然離不了聲律；就是普通的散文，也或多或少地含有聲律在內。上古時代距離咱們太遠了，上古文章的聲律頗難捉摸。唐宋以後，散文受近體詩的影響，其中的聲律顯然可知。現在姑且舉王安石所讀孟嘗君列傳為例：

世嘗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鷄鳴狗盜之雄耳，是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鷄鳴狗盜之力哉？鷄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首先咱們應該注意到節奏問題。節奏往往是和意義有關係的，例如「世嘗稱」為一頓，「孟嘗君」為一頓，「能得士」為一頓。但是，有時候因為一個字難於成節，就連下文為一節，例如「士以故」可為一頓，「特鷄鳴」可為一頓。這是意義和節奏不盡一致的地方。然句的語氣詞雖只一字，也能自成一節。例如這裏的「耳」「哉」和「也」都應該把聲音拉得很長，並且不妨和上面的「雄」「力」「至」距離得相當的遠。這樣，纔顯得文氣是暢的。寫文言文的人，做好了文章，先自朗讀幾遍，然後有些地方添上一個「之」字，有些地方再添上一個語氣詞，無非為了節奏諧和的緣故。句讀的長短也是有斟酌的。例如「以脫於虎豹之秦」，若改為「以免於難」，就太短了，支持不住上面的一段話。句讀的長短，要看全篇的氣勢而定。譬如全篇用長句，突然用四字的句子一收，就嫌短。若篇中以四言為主，則長句結束反不相宜。這些全憑體會出來，不能十分拘泥的。

其次，咱們應該注意到聲調的問題。散文的聲調只有平仄的關係。普通最好是每一個節奏的平仄能夠替換，換句話說就是：上一節用仄，則下一節用平；上一節用平，則下一節用仄。例如「鷄鳴狗盜之出其門」，「鷄鳴」是平平，「狗盜」是仄仄，「之出其門」是平仄，「其門」是平平。這裏的聲調共有兩個對偶：「鷄鳴」是平起，「狗盜」是仄受；下一對如果仍用平起就沒有變化了，

所以「之出」是仄起，「其門」是平受。煞句的字的平仄也最好是能有變化。例如第一句（指古人所謂「句」）用「士」字收仄聲，第二句用「之」字收平聲；第三句用「力」字收仄聲，第四句用「秦」字收平聲。第五句「嗟乎」是感歎詞，不算。第六句「雄」字平聲應該拉長，和第七句「士」字仄聲相應。第七，八，九，十，四句都用平聲收，是讓文氣一直緊下去，到了「力」字仄聲應該拉長，和那些平聲相應，然後用「哉」字煞句。第十一句的「門」字平聲，也是和第十二句的「至」字仄聲相應的。

在這裏我們要聲明一句：我們所講的這一篇古文的聲律未必都是當時作者着意安排的。但是，當時韻文的聲律深入人心，能使散文的作者不知不覺地受了它的影響。意義和聲律比較起來，自然當以意義為重；咱們不能犧牲意義來遷就聲律。近體詩所謂「拗句」（平仄不依常格者），咱們在散文裏更不應該做聲律的奴隸。例如讀孟嘗君列傳裏，「卒賴其力」的「賴」，「豈足以言」的「以」，「南面而制秦」的「制」，「所以不至」的「以」，如果都改為平聲字，朗誦起來就更順口些，然而王右軍並沒有這樣做，因為沒有相當的平聲字去替代它們。不恰當的替代倒反把文章的意義弄歪了，或把句子弄得太生硬了。

由此看來，聲律在文言文中的地位，並沒有詞彙，語法和風格那樣重要。有些人喜歡「古拙」的文章，倒把拘拘於聲律的作品認為格調卑下。所以講究平仄的事必須和某一些較近代的風格相配合，不然，反而成爲一種文病了。

我們雖然希望中學生不用文言寫作，但是，既然中學國文教科書裏選錄文言文，那麼，就讓他們知道文言文有這四種特質，也是一件好事。他們知道了文言文有這許多講究，自然不敢輕易嘗試。據我們評閱大學新生國文試卷的經驗，語體文還有好的，文言文則幾乎沒有一篇可以夠得「通順」二字。因此，我們奉勸一般青年，除非萬不得已，否則還是不寫文言文的好。

即使是有心學習文言的人，也不應該僅僅以分析古文的詞彙語法風格聲律爲能事。必須多讀古文；最好是能熟讀幾十篇佳作，摘錄其中。這樣做去，即使不會分析古文的詞彙語法等等，下筆自然皆中繩墨。語言學家調查某地的方言，極盡分析的能事；但是，假使一個七歲的小孩，他在那個地方住上半年，他所說當地的方言，無論語音，語法，詞彙各方面，其純熟正確的程度一定遠勝於語言學家。同理，學習文言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憑着天真與古人遊，等到古人的話在你的腦子裏能像你自己的方言一般地不召自至的時候，自然水到渠成。大匠師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我們上面這許多話，即使沒有錯誤，也不過是一些「規矩」而已。

# 什麼叫「雙聲」「疊韻」？

羅莘田

## 「括」說音之一

比如有人念論語到「擔簦滅明」一個名字，若在發音的時候，「擔」字起頭兒的聲音也相同；要是他學過注音符號的話，還可知道這兩個字用「ㄊ」起頭兒，後兩字用「ㄇ」起頭兒。再比如有人念到「管管青」一句的時候，也會不期然而然的覺着這四個字末了的聲音好像一樣；他若曉得國語拼音的話，還可以辨別出這四個字末了的聲音都是「ㄩ」。由此類推，我們還可以舉出「寶貝滿門」四個字，上兩個用「ㄩ」起頭兒，下兩個用「ㄇ」起頭兒；「舊莊中正」四個字都用「ㄔ」起頭兒。還有「溪西雞齊啼」五個字末了兒都是「ㄩ」；「枯湖無蕪滿」五個字末了兒都是「ㄩ」，（以上各例的讀音都以國語為準）。像這樣的例子一時是舉不完的。凡是「一個字起頭兒的聲音叫做一聲」，一個字末了的聲音叫做「韻」；兩個字或兩個字以上起頭兒的聲音相同的叫做「雙聲」，兩個字或兩個字以上末了兒的聲音相同的叫做「疊韻」。

假如中國話是拼音文字，這本來用不着多費話。可是漢字是圖畫不可分的，從它的本身分析不出什麼聲音元素來，要想辨別出哪一個是起頭兒的音，哪一個是末了的音，在沒有受過拼音訓練的人也許「摸不着頭腦」。所以講到雙聲疊韻的道理，老生宿儒或許講不清楚，學過注音符號的小學生反倒可以心知其意。況且古今音韻的

變遷，方言讀法的紛歧，更加裹在裏頭糾纏不清。譬如「舊莊中正」四個字在國語固然是雙聲，可是在隋唐時代的讀音，上兩個字雖然還念「ㄊ」，下兩個字就應該是「ㄇ」；現代方言有把四個字都念做「ㄇ」聲的，也有把上兩個字念做「ㄇ」聲，下兩個字念做「ㄩ」聲的。這樣一來，雙聲疊韻便成了神祕的玩藝兒了。

其實，在中國古代雖然沒有雙聲疊韻的名詞，却早就知道雙聲疊韻的用法。比如，詩經卷耳二章「崔嵬」，「應隴」兩疊韻；三章「高岡」，「玄黃」兩雙聲。碩人三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田二章上句「擊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的首章「萋巾」雙聲，次章「萋庶」疊韻。七月的「鸛發」，「栗烈」，雙聲兼疊韻，上下相對。東山的「伊威」，「芣苢」，「町疃」，「熠燿」，四句連用雙聲。「伊威」，「芣苢」，「不與不教」，「不稂不莠」，「允文允武」，「春官令望」，「宜岸宜獄」，「式式已綌」，「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聲。「嘒嘒嘒嘒」，「頤頤邛邛」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句而成雙聲。「居居」，「究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闊」，「攸首」，「踟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攸遠」，一句而一疊韻一雙聲。像這類參伍錯綜，助成節奏的悅耳，

這起來真像書案一樣，古人對於雙聲疊韻的音理豈能不了解呢？至於「枕」也押韻；「錦袋」疊韻，「角」「錦」又雙聲。還有「不敢」疊聲，「不敢」河，「一」疊聲，「虎」「何」也是雙聲。這一類的組織尤其好聽了。（參看發大新書研堂集卷十五，音韻卷一頁十，十一。）此外古代的人名，物名，或動作表象的語詞，應用雙聲疊韻的也不一而足。例如：

(一)人名

與夷 彌辛 伊尹 葛母 鄒高 離婁（以上雙聲）  
蕭陶 蕭降 奚斯 奚斯 蕭發（以上疊韻）

(二)物名

雙鹿 唐麻 枇杷 鴛鴦 蜘蛛 蟋蟀（以上雙聲）  
玫瑰 蜥蜴 蚌游 堂鼠 崑崙 獨體（以上疊韻）

(三)動作或表象

躊躇 阻勉 參差 勞繁 懶慢 匆匆（以上雙聲）  
憔悴 徘徊 優美 稠密 窈窕 窈窕（以上疊韻）

命名或造詞本乎語言的自然，既然能夠出口成章，一定不會是什麼難與難得的。（參看胡以魯韻學草創頁二十九至三十二）

到了六朝的時代，雙聲疊韻更成了家喻戶曉的東西了。南齊謝靈運說：

王玄謨問謝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謨為雙聲，靈運為疊韻。」（南史卷二十，頁六。）

玄謨對於雙聲疊韻雖然不大清楚，可是他同時的南北朝人却拿它互相開着玩笑。例如，南史羊玄保：

羊玄保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譏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

，以牀喚，乃自開牀。戎曰：「官家恨快，更廣八分。」文帝好與元保弄，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王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池，銅池搖尾，既佳光景，嘗得劇棋。」（南史卷三十六，頁三。）

又北史魏收傳：

博陵崔暕嘗以雙聲嘲收曰：「思魏衰收」。收答曰：「暕顏腥瘦，是誰所生？羊頭狗類，頭圓鼻平，飯房答籠，著札嘲訂。」（北史卷五十六，頁十七。）

當時不單士大夫階級懂得這一套，連使喚丫頭也能順口開合，對答如流。北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上載着：

隋西李元謙能雙聲語，嘗經郭文遠宅，問曰：「是誰宅第過佳？」婢春風曰：「郭冠軍家。」元謙曰：「凡婢雙聲。」春風曰：「婢奴奴罵！」（卷五，頁一。）

又新化魏始登是紀始引說：

梁武帝嘗作五字疊韻曰：「後廂有榴柳」，劉孝綽曰：「梁王長康強。」

可見雙聲疊韻在那時候是極普遍流行的。北史徐之才傳說：「尤好劇談體語，公私宴聚，多相嘲戲。」又封演見聞記說：「周顒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梵語管「雙」叫做「體文」，這裏所謂「體語」便是「雙聲語」。徐之才周顒善用雙聲既然有明文記載，那麼，此道在當時的發達也就可以想見一斑了。

至於在文學上應用雙聲疊韻來幫助音律的，在詩經以後漢朝司馬相如揚雄一班人所作的長賦裏更變本加厲太用特用起來。可是到了南朝齊梁的時候，周顒沈約王融謝朓提倡「永明體」的文學，訂

立「八病」的禁忌；所謂「八病」的「平頭」，「上尾」，「蜂腰」，「鶴膝」，「正紐」，「旁紐」，「大韻」，「小韻」，全和雙聲疊韻有關係。不過，他們自己却也往往定法不是法的違犯禁忌。比如參加這種運動的王融，就有一首雙聲詩：

「蘭銜眩紅藕，洲存燦黃花，舞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

北庭庾信也有一首問疾封中錄：

「形骸運學宮，狹巷幸爲閑。虹迴或有雨，雲合又含寒。橫

「玉簫中的匣子兩紐」；至於「溪」「緩」是偶然闖入的別紐字。

此外，庾信還有示封中錄二首：

「貴客居金谷，關鳥隔紫街，二君見果願，郊間光景佳。高

階既激澗，廣閣更交柯，萬山久乖角，菊徑簡經過。」

這兩首都應讀作「溪」聲（「二」字須剔出），但加點的字國

語變「山」聲，現代的廣東話還仍舊沒有變。六朝以後也有好些文

人作這種玩藝兒，如唐皮日休溪上思雙聲詩：

「疏杉低通籬，冷鷺立亂浪，艸彩欲夷猶，雲容空淡蕩。

其中的「疏杉」，「通籬」，「冷鷺立亂浪」，「艸彩」，「欲夷猶」

和「雲容」，「淡蕩」各爲雙聲。吟龜蒙也有一首溪上思雙聲詩：

「獨空惟容雲，木密不隕雨，迎魚隱映間，安問鷓鴣鷓。」

這一首裏「溪空」，「木密」，「迎魚」，「惟容雲」和「隕

雨」，「隱映」和「安問鷓鴣」各爲雙聲。

開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庭同淡蕩，粵髮復芬芳。

這一首詩裏三四兩句是雙聲，五六兩句是雙聲（「空」字只能算是「旁

紐」雙聲），其餘四句每句自成雙聲。姚合也有一首洞窟葡萄架詩：

「葡萄洞庭頭，引葉深盈搖。故深鉤高掛，玲瓏影落寮。陰

烟歷幽屋，深密裏其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

這八句每句自爲雙聲，只有第四句的「影」字不諧。

到了宋朝，蘇東坡有戲作切韻竹詩：

「隱約安幽奧，蕭蕭雪蔽西，交加工結構，茂密散雲迷。引

葉油雲遠，攢叢聚族齊，奔騰迸壁背，脫律吐天梯。烟篠散孫

意，高竿拱柁柁，漏閣響露落，庭度獨娟娟。掃洗修纖節，殘

看詰曲溪，玲瓏綠醜醜，邂逅盡開攜。」

其中第二，第九，第十三三句爲雙聲（第九句「烟」字不諧），第

三，第十兩句爲雙聲，第十一，第十五兩句爲雙聲，此外每句自爲

雙聲。他又有戲和正甫一字韻詩一首：

「故居劍閣隔錦官，柑果蠶豕交荆音。奇孤甘挂汲古繩，佛

觀敢揭鉤金竿。已歸耕稼供菑稔，公貴幹蠶高巾冠，改更句格

各蹇吃，姑固狡獪加開關。

還有西山戲題武昌居士一首：

「江干高居堅闕局，健航駁棹角挂經。篋竿繫桐菰菱隔，筍

鼓過軍雞狗驚。解襟懸具各笑踞，靈劍展歌幾舉航。刺筍供膾

愧攪括，乾鍋更受甘瓜羹。」

這兩首詩通體也都應該讀「溪」聲（「愧」字只能算是旁紐雙聲）

，但加點的字國語變作「山」聲，和前面所引庾信的示封中錄二首

相同。他另外有一首江行見月四言詩：

「吟哦傲岸，仰瞻慶月，遇巖迎崖，銀冠玉斲。龍魚噴噴，

三

文月刊 第三十三期 什麼叫「雙聲」「疊韻」

雁鴨噪航，以玩我語。聲牙發業。

這首詩全用古疑紐字，與詞應讀「兀」聲，現在廣東話還保存着。

這一類詩因為念起時詩曲聲牙，所以也叫做「口吟詩」。(以上參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

疊韻詩並不像雙聲詩流傳的那麼多。現在所能找到的，有唐高

適的吳宮詞：

庭前憐嬌媚，醉舞輕翠被，精兵驚開城，棄避愧對淚。

隨處哀的山中吟：

瓊英輕幽生，石脈滴瀝碧，玄鈴仙偏憐，白幘客亦惜。

及日休的山中吟：

穿泉煙霧後，觸竹獨殷餘，荒篔香簾篔，熟鹿伏屋曲。

這三首詩一二三句自爲疊韻，二四句共爲疊韻。此外像前而所舉

韓武帝和劉孝綽對答的「含房有榴柳」，「梁王長康強」，還有溫庭

筠的「廢砌駭離劫，粘潮無菰蒲」之類，也不多见。至於沈括夢溪

筆談所引的「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一月影侵簪冷，江光逼

簪影」；王觀國學林所引李羣玉詩：「方穿諸嶺崎嶇路，又聞鞦韆

聲」；其中「幾家」，「村草」，「吹唱」，「隔江」，「諸

嶺」，「鞦韆」各爲雙聲，「簪影」，「江光」，「鞦韆」，「格磔」，各

爲疊韻。不過這是雙聲疊韻參雜並舉，算不得疊韻詩專有的例子。

除去上面所說的文人賦作以外，還有流行於民間的繞口令，

也是雙聲疊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Then I'm sure she sells seashore shells.

這是拿的和S.H.兩個聲母故意來裏亂的，因為它是拼音文字，所以一

望而知是怎麼一回事了。在中國話裏就沒有這麼簡單了。比如說：

一、梧桐樹上歇了三隻鳳凰；一隻紅鳳凰；一隻黃鳳凰；

一隻粉紅鳳凰。

在這一首裏「鳳」「粉」是「口」聲，「凰」「紅」「黃」是「尸」

聲，這兩個聲母在有些方言裏是很難分的，假如讓一個江西人或湖

南人來念它，他一定覺得很吃力。又如：

山前有四十四棵小死澀柿子樹，山後有四十四隻小死喜鵲

，咬着這四十四小死澀柿子樹的死乾枝。

這一首裏「山」「十」「柿」「樹」是「尸」聲，「四」「小」

「死」「澀」是「ㄇ」聲，「喜」是「丁」聲，(北平話「小」字

也歸入這一類)。這幾個聲母在江浙人或閩粵人的嘴裏也是很難分

辨的。以上是用雙聲編成的，還有用疊韻編成的幾個例：

有個老頭兒本姓醋，拿着盞兒上街去打醋，帶買布，打了

醋，買了布，抬頭忽見鷹叨兔。放下他的布，丟了他的醋，去

捉鷹叨兔。回來不見他的醋和布，飛了鷹，跑了兔，少了布，

翻了醋。

因爲「願」「布」「醋」「兔」聲母不同，但同是「ㄨ」韻，所以

念起來有些拗口。又如：

一個婆子，挑担鷄子，撞倒驢子，騎上驢子；驢子的驢子

，打破了婆子的鷄子。婆子要駝子賠驢子打破的鷄子，驢子不

賠驢子打破的鷄子。

「鷄」「驢」「駝」聲母不同，但同是「ㄨ」韻，所以念起

來也不大順嘴。此外像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雙聲雙韻或近似的聲音錯綜構成的。這種玩藝兒在西洋叫

天上，個星，榜上七隻鹿，標上七隻釘，榜上七盞燈，地  
上七塊冰。一脚踏了冰，拿扇熄了燈，用力拔了釘，舉槍打了  
鹿，鳥雲蓋了星。

東洞，西洞庭，洞庭山上一根藤，藤上掛銅鈴。風吹藤  
響銅鈴響，風息藤定銅鈴靜。

### 榜 盧 文 談 (續)

僕嘗與看戲者論芬蘭文，有云「古人用經，不必盡主本義，如班固王  
粲未試，詐流於子孫，天孫其成終矣。與論詩四海困窮，天孫永終意異  
。《漢書》卷九十四云：『昔者王莽朝，關隴作對，與詩序關隴爲序去人之舊義  
。』余笑：以關隴爲對詩，此舊詩說也。後漢書不獨皇后紀見之，如明帝  
紀，漢行傳張衡傳，皆見之矣。杜欽傳，周玉奉鳴，關隴款之，臣瓚  
則，此舊詩也。一論語，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孫永終，困極也，窮盡也  
。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極，天孫所以長終，此皇侃疏引苞咸說，即古義也。  
《漢書》卷九十四，漢書卷九十四，天孫所以長終，此皇侃疏引苞咸說，即古義也。  
漢書卷九十四，漢書卷九十四，天孫所以長終，此皇侃疏引苞咸說，即古義也。  
漢書卷九十四，漢書卷九十四，天孫所以長終，此皇侃疏引苞咸說，即古義也。  
漢書卷九十四，漢書卷九十四，天孫所以長終，此皇侃疏引苞咸說，即古義也。

賈誼治民原文，其詞之險微兮，遂極變而去之。注，李奇曰：「遂遠  
也，增益也。」余案：文選作作會，舊解皆謂增益，未確，遂宜「猶遠舉也

這兩首也是利用同韻，「上」韻的「星」「鹿」「釘」「燈」「冰」  
和「庭」「藤」「鈴」「定」「靜」「等」字底轉配合來編成的。  
以上從經書史傳，筆記舊聞，一直說到民間文藝，閱卷風流，  
無非想把雙聲疊韻的意思解釋得愈明白一點兒。哪個小孩兒不會說  
繞口令兒呢？爲什麼一談到雙聲疊韻連老頭子也有點兒糊塗？假如  
你覺得繞口令兒不神秘，那麼，雙聲疊韻一樣兒不神秘！

衛仲璠

九歌飄飛兮會，王逸注，會舉也，蓋會與國通，廣雅釋詁，國舉也，又  
謂飛也，飛亦舉也，此謂飄舉耳細德微，則連舉高飛，其羽翮而逝去也。  
史記作插增翻逝而去之，增亦飄之情字，言動插增舉其翮而逝去也。其  
義亦同。薛古云舉其羽而高去，是已，而解增爲重，則非是。

助字辨略  
著 洪 錫 章  
注 琛 錫 章  
學文示例  
編 虞 紹 郭  
修辭學發凡  
著 道 望 陳  
開明書店印行

# 說 雅

余冠英

## 文章淺話之二

「雅」字一向被用作作品評詩文的重要標準，如今亦尚未廢棄不用，雖然有人以為這個字的意義已經「墮落到令人憎惡的地步」了。

譬如現代人有鄙棄「雅」的事實，並不足怪，今人對文學的觀感本不必同於古人，古人重視的標準自亦未必適用於現代。對古人的東西重作公平的估價正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雅」的涵義頗不簡單，這個字又經人用得太多，如不加深察，誤解是很容易發生的。葉公超先生在「文學的雅俗觀」中所說「甚至於我們竟把寒酸看做雅的唯一條件」，及「雅已與不雅規例有等法則的人成爲聯想了」，便完全是誤解的結果。

又如一般人以古字爲雅，今字爲俗，「書語」爲雅，「口語」爲俗，似乎「雅」「俗」之別就是「古」「近」「文」「白」之分。胡適之先生在一首白話詩裏會說「文字沒有雅俗」，便是否認這一種雅俗的區別。其實這並不是雅俗的主要意義，更不是雅俗的全體意義。如以爲「古」就是「雅」的「唯一條件」，縱然不算是誤解，也該算是淺解了雅字。

我們如要對「雅」字作一番公平的估價，斷定它是否還配繼續作一個品藻詩文的準的，首先該將「雅」的意義作一番分析。

撇開最瑣屑的部分不論，我們至少可以舉出八個字來代表雅的重要條件，這八個字是：

- (一) 正
- (二) 高
- (三) 精
- (四) 博
- (五) 深
- (六) 重
- (七) 闊
- (八) 和

以下順次作簡略的說明。

(一)「正」是「雅」的本義，論語道：「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禮記)雅言就是正言。荀子道：「君子安雅」，(禮記)安雅就是守正。皆有漢人的訓解可據。

顏之推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家語)因爲滑稽近於詼諧，詼諧是不正，所以是不雅。

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史記)因爲關於黃帝的傳說大都傳會神，不脫荒誕，荒誕亦是不正，所以是不雅。

因爲雅就是正的意思，所以雅的条件是守規矩，中繩墨。對於做人和做詩文而言都是這樣。做人的規矩繩墨是「禮」，抱朴子刺譏篇說：「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淪」，可知守禮不淪的君子，便是「雅人」。文章的規矩繩墨包括體裁格律等等，我們常見古人說什麼「正體」，「偽體」，「雅體」，「俗體」，「正」「偽」之分也就是「雅」「俗」之辨。文章能遵守傳統的體裁格律者，便是正宗，也就是雅品。選「宋七家詞」的戈載論張玉田道：

「玉用之詞鄭所南稱其飄飄微情，節節弄拍，仇山村稱其



意度超玄，律品協洽，異是詞家之正宗，撰詞者必由此入手方為雅音。」

可知填詞如不守格律便不得為「正宗」，也就不得為「雅音」，文學各體可以由此類推。

雅的詩文既是注重傳統的格律的，便不能不以古人的作品為規範。歷來文人多數尊經崇儒，所以最高的文章規範便是經傳。劉勰說：

「模範為式者自得典雅之懿。」（《文心雕龍·宗經》）

又說：

「典雅者，鑄式經籍，方軌儒門者也。」（《體性》）

賈至說：

「惟唐虞三代典、謨、訓、誥，春秋戰國士大夫之詞令，最為古雅。」（《與王荊書》）

「古」「典」何以與「雅」發生不可分的關係，可以從這裏得到一個解釋。

（一）「高」「雅」常常連言，猶之乎「雅」「正」常常連言。「雅」和「高」連在一起的時候，意思往往沒有什麼分別，常言「高人雅士」，實際只是指一種人士；「高情雅致」也只是指一種情致。

高是「度越流俗」的意思，「度越流俗」也是雅的条件。朱熹答章仲至書道：

「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

這裏以「世俗」和「高遠」相對，可知「高遠」代表着什麼意思。方東樹昭昧詹言道：

「嘗見後世詩文家亦頗有似古人處，而其他篇或一篇中忽又入以極凡近卑陋語，則其人心中於古人必無真知真好，故不能了然於雅俗之辨。」

這明是以「凡近卑陋」為俗，而以「凡近卑陋」的反面為雅，「凡近卑陋」的反面自然是朱熹所說的「高遠」了。

雅俗的標準本是隨着智識的高下變的，如憑智識程度將人分為若干級，則下級的人所欣賞的文學藝術，上級的人往往以為不夠雅，更上級的人必更以為不夠雅。所以最稱得起「雅」的，必是最近切近于流俗的，換言之，就是高出於「一般」的水準的。所以就此一義說，「雅」「俗」兩字滿可以拿現代人口頭的「高級趣味」，「低級趣味」來翻譯。

「高」的標準，在古人已不一致，在文學上，大致有兩種高，一是「高華」，二是「高遠」。前者以曹子建詩為代表，後者以陶淵明詩為代表，兩者均不失為雅。王士禛香祖筆記稱「徐常侍詩文都雅，有盛唐承平之風」，是前一種雅；高標唐詩品彙謂孟浩然詩「清雅」，是後一種雅。李東陽麓堂詩話云：「富貴人煥煌瑰璋之詩，謂之臺閣氣，貧賤人高逸恬淡之詩，謂之山林氣，作者或窮或達，於此二氣必有其一，方是真詩人。」臺閣與山林都是中國士大夫看得高的地方，所以這兩種氣都不妨稱詩文之為雅。

（三）「精」與「粗」相對，「雅」與「粗」也相對，李密庵半字歌「半雅半粗器具」是其例。用作詩文評語，「精」字每與「雅」字相連，如文心雕龍才略篇云：「張衡通贖，蔡邕精雅」。和精字意義相近的字亦常與雅字相連，如「雅緻」，「工雅」等等。與精字意義相反的字則常與「俗」相連，如「粗俗」，「俗濫」等等。

袁枚隨園詩話云：「詩辭其雅也，有學問而後雅，否則僅鄙率意矣」。這裏以「率意」與雅相對，率意正是精緻的反面。本來詩文粗製濫造是俗的因素，反過來，精緻乃是雅的條件。所以同是章蘇州的詩，司空圖稱爲「精緻」，（與李益詩書）白居易稱爲「高雅」。《與元九書》同是王維的詩，唐詩品彙稱爲「精緻」，規備說詩稱爲「雅澹」。「精緻」本是雅的一助。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孟堅雅懿，故裁而思靡」。「裁密思靡」正是精緻之謂。

和「精」容易混淆的是「巧」，巧却是能傷雅的，詩鏡總論評劉長卿「鳥似五湖人」句云：「語冷而尖，巧遺傷雅」。大致鍛鍊的工夫施於大處便是「精」，用於纖細末屑處便是「巧」。所以「大」與雅的關係也相密切，在下文就要論到。

（四）「博」有「大」義，雅也有「大」義，世說新語有「雅量」一門，雅量即是大量。「博」與「雅」相連成詞是常見的，多讀廣閒謂之「博雅」，如楚辭章句謂淮南王「博雅好古」。量洪識大亦謂之「博雅」，如三國志載諸葛亮謂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實之用，可謂博雅矣」。

對於人品而言，像黃憲那樣「汪汪若千頃波」方不愧「雅流」。對於詩文而言，有這樣汪在千頃的氣象，也沒有不雅的。詩眼引賈山谷的話道：

「庭堅因辛老之言遂聽老杜高雅大體」。

老杜的詩體，以爲高雅，和這「大」字極有關係。（唐詩別裁集補杜甫詩「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森畢集」。別於盛唐諸家獨稱大宗。）假如我們舉李、杜、韓、蘇和四詩，江湖作比較，問一問何者爲雅？答案大概不會有兩樣。二者所以有雅俗之分，並非由於古近不同，而是因爲「大」與「小」懸別。

「大方」是雅的別稱，而「小氣」是俗的異名，在尋常俗語中已見出博大和雅的關係了。

（五）王充論衡自紀篇云：

「夫文猶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又云：

「深覆典雅，指意難親，唯賦頌耳。」

皆將「深」與「雅」連在一起說。「深」是「深沉」，「深隱」之謂，含蓄是其主要條件。所以能改竄淺露道：

「詩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處。古人說：『雄深雅健』，便是含蓄不露也。」

「深」的反面是「淺」與「露」，「淺」與「露」皆和「雅」不相容。唐詩別裁評羅隱牡丹詩道：

「唐人牡丹詩每失之浮膩淺薄，獨此篇尙近雅音。」

可知淺和雅是相背的。鍾嶸詩品說：

「晉中散嵇康……許直露才，傷淵雅之致。」可知太露是妨雅的。

（六）「重」和「雅」亦常常相連，例如世說新語謂周伯仁「風神雅重」，唐才子傳稱嚴維「詩情雅重」，王震甫豐集序評曾蒙文「衍裕雅重」。

「重」有「莊重」，有「厚重」。「莊」與上文所說的「正」相近，「厚」則近於下文要談的「和」。沈德潛說詩碎語道：「章孟諷諫在節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肅穆就是莊重。徐積卿談藝錄道：「安世楚聲，溫純厚雅」，溫純近於厚重。如詩文具莊重的態度和厚重的體氣，則必然是雅。章學誠，文史通議辯學篇道：「不才小意，人無所不至，以繼」

「輕薄爲風雅」，從這句話可知「纖」「佻」「輕」「薄」與雅相反，而這些字正是「莊重」和「厚重」的反面。論到詩文，這些字和雅不相容，更屬顯然。唐詩別裁論李心隱絕句道：

「義山長於議論，上於徵引，唐人中另開一境，顧其中調刺太深，往往失之輕薄，此取其大雅者。」

這正是以「輕薄」和「雅」對言。又師友詩傳錄載張歷友語云：

「詩雅道也，擇其言尤雅者爲之可耳，而一切涉纖，涉巧，涉淺，涉俚，涉佻，涉詭，涉淫，涉靡者戒之如避旣毒可耳。」

由此可知「纖」「佻」也是和雅相違背的。

(七)陶淵明是雅人，(陸樹聲長水日抄謂陶「雅操堅持」，參觀陶集序說：「靖節先生徵衷雅抱，發而成言。」「他自稱「閒少言」。章燦物的詩是雅詩，(白居易稱章詩「高雅」，高棅稱「雅澹」)。他自言「詩情清閒」。「閒」和「雅」似乎該有點關係。

閒和雅的關係怎樣呢？

一、它們有相同的涵義。梁元帝與蕭摯書云：「雅步南宮，容與自玩」。這裏雅字代表舒緩的意思，和閒字并無分別，又閒與嫺，說文「嫺，雅也」。

二、閒是雅的條件之一。葉燮原詩道：

「元顛作意勝於白(居易)，不及白從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

「居易時時病淺露，所以被人認爲「俗」，(蘇軾曰「元輕白俗」)但爲能「從容暇豫」之故，葉燮又以爲俗中有雅，可見「從容暇豫」——「閒」——是雅的條件。

蘇轍稱劉長卿詩「清澹閒雅，蹈乎大方」，詩文以「閒雅」爲貴，反過來說，以着力太過爲忌。葉夢得石林詩話說鄭谷詩「格力適堪揭酒家壁，爲人書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爲佳處着力太過，何似詩耳」。蔣子樞與田叔子書論古文八弊，其一曰「喘」。作詩文着力太過，其弊大則至於張皇汗喘，小亦不免於情作虛，這都是「閒雅」之反。

文學藝術有時以「疎」爲雅，以「淡」爲雅，因爲疎筆淡筆可給人「無意求工，自然而工」的印象，正合於「閒雅」的條件。

(八)文心雕龍樂府篇有「雅詠溫恭」一句話，用溫恭形容「雅詠」，溫恭是和的意思。顏氏家訓有「愔愔雅致」一句話，以愔愔形容「雅致」，愔愔也是和的意思。「和」是雅的重要條件中之最重要者。

中庸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以「中節」兩字來解釋「和」，最能得其要領。「中節」的條件有二：一是有有效的節制；二是適當的配合。

在音樂上「雅」「鄭」之分就在「節制」之有無。論語衛靈公篇說「鄭聲淫」，毛奇齡引丹鉛錄道：「淫者聲之過也。」可見鄭聲之所以異乎雅樂，關鍵就在這一個「過」字，就是缺乏節制。論語八佾篇道：「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荀子樂論篇道：「樂而不流」，皆表示節制的重要。

音樂重聲的節制，文學更重情的節制。章學誠曾謂風詩「和雅」，(鄭學書後)王逸曾謂屈原文「溫雅」，(九國章句)溫就是和。風詩屈文何以稱「和雅」「溫雅」呢？這可引漢淮南王劉安的話來說明。淮南王離騷傳道：「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發之矣」。「好色不淫」和「怨悱不亂」都是感情

的節制，就是「溫和」，——「溫柔、厚」的溫，「血氣和平」的和。溫和是「性情之正」所以為雅。葉公超先生在「文學的雅俗觀」文中也有一段話論到「雅」對於情感活動的作用，可作參攷：

「雅在中國文學裏的地位與西洋文學批評裏的 *Classical* *Restraint* 頗有相似之點，*Restraint* 的意義是指作者在創作的時候能用他理智的感覺來彈壓他自己，使他不致於發生情緒的泛濫，雅對於情感的活動也有同樣的作用。」

詩文如要合於雅的條件，除情感的節制外，辭藻的節制也是要緊的。大紅大綠的畫人人認為不雅，因為顏色缺乏節制。詩文的辭藻正好比繪畫的顏色。魏禧與友人論文道：「着佳言佳事太多，如肆之列雜物，非不炫目，正嫌其有市井氣耳。」「市井氣」就是「雅」的反面了。

適當的配合對於和，或說對於雅，也是不可少的，這在樂繪畫，文學皆甚顯著。沈德潛說詩序語道：「詩中高格入詞，便苦其腐，詞中麗句入詩，便苦其纖。」「腐」和「纖」都是不雅的，這可以說明文辭格調的配合適當與否和文學雅不雅有着怎樣的關係。我們讀紅樓夢，見大觀園裏放着一個稻香村，不免有「雅得這樣俗」之感，原因就是覺得稻香村和這個園子裏其他景物配合得不和諧。錢鍾書先生「論俗氣」引 *Santayana* 的話，說俗氣就是自相矛盾，是很可玩味的。

由「溫」「和」這些字面看來，雅似乎是偏於「陰柔」的，其實不盡如此。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劉琨雅壯而多風」，陳騷文則說：「考工記之文……雄健而雅……」，可知「壯」、「雄」、「健」等字並不傷雅，而這些字都是代表「陽剛」之美的。反過來

說，那些完全代表陰柔之美的「妍」、「婉」等字一般的無傷於雅，方回跋尤袤詩道：「公與石湖，冠冕佩玉，端莊婉雅」，宋十五家詩道：「歐陽修古詩高秀，近體妍雅。」「妍」「婉」也可以和「雅」連言。

不過剛與柔均有一個限度，過了限度就不雅了。四庫提要評劉改之的詩道：「粗豪抗厲，不其協於雅音」，「粗豪抗厲」是剛得太過，所以不雅。龍堂詩話說：「閩秀詩俗」，閩秀詩往往過柔，所以為俗。劉熙載論書法，既須忌「兵氣」，又須忌「婦氣」，正是因為過剛過柔就和雅不相容了。大致剛不可至於粗獷標悍，柔不可至於軟媚無骨，這就是所謂限度。不越限度就是中節，就是「和」。能「和」方能「雅」。

從文質之分來看「雅」，也有同樣情形，一般人都以為質樸的文章是雅的，華麗是不雅的，其實亦不盡然，質樸固然不傷雅，古人所謂「清雅」，「淳雅」，「素雅」皆指質樸的文字。但我們看王逸離騷九章「麗雅」，（楚辭章句）劉勰稱商周之文「麗向雅」，（文心雕龍）可以知道麗也是不傷雅的。要緊的還是在不越限度。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道：「能使典而不野……麗而不淫……斯文在斯。」「不野」、「不淫」，便是限度，「野」與「淫」皆是「雅」的反面。

以上是雅的條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八項，和詩文的形式與內容都有關係。稱為雅的詩文雖不必同時具備這八個條件，但詩文如和其中任何條件相違反，就不能稱為「雅」了。

除這八項外，上文還會涉到「典」「古」「健」「疎」「淡」等字，這些其實也是雅的條件，不過是次要的，所以不詳細討論。

x x x x x

根據上文所述，稍加申論，我們還可以有以下幾點的認識。

甲、雅不僅和「美」有關，同時也和「真」與「善」有關。上文（一）所謂「詭譎」與「荒誕」是雅之反，同時也就是「善」與「真」之反。劉彥和既以「模稜爲式」爲典雅，他在宗經篇裏所說的「六義」實在可以做雅的註脚，其中「情深而不詭」，「事信而不誕」兩義便關涉到文章內容之善與真。荀子說：「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王制篇）便是因爲關於先王之世的傳說不是傳信——是以不真者爲不雅。葛洪說：「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者雅人也。」（抱朴子外篇）——是以善爲雅。

乙、雅雖然是詩文品致之稱，實則可以統攝許多品致，（正和孔子之所謂「仁」可以統攝「忠」「孝」「智」「勇」諸德一樣。）如上文所說的「典正」、「高遠」、「博大」、「厚重」、「精緻」、「疎淡」等等，都各自代表着一種品致，而皆爲雅所包容。再看那些和雅字連成形容詞的字何等衆多，那些字何嘗不是各代表詩文的一種品致？（這些形容詞見於本文者就有「典雅」、「古雅」、「高雅」、「博雅」、「淵雅」、「和雅」、「溫雅」、「厚雅」、「莊雅」、「清雅」、「秀雅」、「淳雅」、「素雅」、「麗雅」、「都雅」、「婉雅」、「妍雅」、「閒雅」、「雅正」、「雅健」、「雅壯」、「雅重」、「雅淡」、「雅懿」等）這些品致也就是「雅」的一部分。

丙、雅有兩個標準，古人所謂雅，往往指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學，一種是典麗厚重的，或稱爲「臺閣氣」的；一種是清真閒逸的，也就是「山林氣」的。（此在上文（二）已略論及）雖然同稱爲雅，實則並非根據同一標準。

這種歧異的發生，是儒道兩家思想影響於文學觀念的結果。劉

彥和以「鎔式經語」爲雅（見上（一）所引）是儒家思想之影響，這一種雅表現於詩文則爲典麗厚重。楊伯夔以「飲真抱和」爲雅，（詞品間雅品）則爲道家思想的影響，這一種雅表現於詩文則爲清真閒逸。（此種雅，司空圖用「落花無言，人淡如菊」來象徵它。）

中國士大夫的思想或儒或道，而多數是兼儒與道。所以這兩個標準能並用於「雅」。

丁、雅是「貴族的」非「平民的」。雅俗觀念本爲士大夫階級所專有。雅俗的標準本隨智識高低而改變。（見上文（二））所以雅可釋爲「士氣」和「書卷氣」。雅的文學是士大夫所爲，士大夫所賞，而非「大衆」的。

雅與「平凡」「庸俗」皆反。雅代表一種超越的精神，這種精神通常稱爲「貴族的」精神。

由上甲、乙、兩點可知「雅」字意義複雜，所包者廣，正爲此故，雅字所能喚起的意象也就很模糊，常常需要別的形容字跟着它，限制它，方能標示明確的意義。如以單一雅字和其他形容相連接的詞相比較，便顯出表達意思之明確的程度大小不相同。例如說：「王維和孟浩然的詩皆是雅的」，便不如說：「王詩秀雅，孟詩清雅」來得明確。說：「黃子久和倪元鎮的畫都是雅的」，便不如說：「黃厚雅，倪淡雅」來得明確。

由丙，可知雅本身實在可分爲兩種，（細別之還可以再分爲若干品）平常我們說雅是如何如何的，往往祇是指其中的一種，如說：「雅代表閒適趣味」，或「雅代表古典精神」，皆是「祇見其一」，「未觀其全」。

由丁，可知在重視「平民文學」，提倡文藝「大衆化」的今日

，雅確有和「時代精神」不相合之處。其不受尊敬乃屬當然。不過雅的精神儘管不適合於現代，雅的条件中有許多却是無論何種文學所不能少的，未可一概抹煞。

，但是否已將雅的意義理出一點頭緒，自己也不知道，且靜候讀者指教罷。

X X X X X

附識 雅字被人用了幾千年，它的涵義必然經過了多次的增廣。本文列舉的條件，未曾說明這些條件和雅發生關係何在，何者在後。作者仍另寫一文討論歷代對雅的概念之異同，及由此而見到的文學觀念之變遷。希惠

短期內能脫稿，就正於本刊讀者。

本文目的祇是想弄清楚什麼是雅，不過世間有些東西不去問它「是什麼」時，大家似乎都知道它是什麼，愈是尋根究底，倒愈覺茫然。雅似乎也是如此。作者說 這麼大半天，自覺氣力費得不少

### 編輯後記

羅莘田先生將陸續在本刊發表幾篇談音韻的短文，本期「什麼是雙聲疊韻」是其中之一。「左監文論」，則因羅先生無暇整理，暫停登載。

郭紹虞先生的「作文編譯實例序」係從北平文學年報轉載。

其餘可預告的文章有羅膺中先生的幾篇文論，舒舍予先生的「抗戰四年來中國文學發展的情形」，朱自清先生「古詩十九首釋」及「文病類例」續稿，陶光先生「文心雜論」續稿等，下期或再下期可刊出。

# 三國志諸葛亮傳集證(二)

趙西陸

蜀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

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沂江，分守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

先主傳曰：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開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劉璋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千人入益州。劉璋傳曰：璋遣法正迎先主，勅所在供奉。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嚴本攻證：三千或三百之訛。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人，車乘輜被，精光曜日，往就與會。歡飲百餘日，璋資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法正傳曰：建安初，入蜀依劉璋，志慮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因璋聞曹公欲遣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討魯。令正銜命。正既宜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沂江而西，與璋會涪。

先主傳曰：先主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沂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張飛傳曰：先主人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沂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於成都。

蜀志張飛傳曰：劉璋時，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飛兵，拒張飛於德。陌下。軍敗，還成都。法正傳曰：正與璋曰：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趙雲傳曰：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沂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道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

水經濛水注曰：西晉壽即蜀王弟葭萌所封爲葭侯邑，故遂名城爲葭萌矣。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案：葭萌，兩漢志：屬廣漢。元和郡縣志曰：故城在益昌縣東南五十里。方輿紀要曰：在保寧府廣元縣西北，古葭國也。今四川昭化縣南。

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

先主傳曰：建安十九年夏，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蜀志童和傳曰：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

通鑑（卷六十七）胡注曰：署府事者，總錄軍府事也。

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

案：先主傳曰：建安二十年，孫權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引軍還江州。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次於陽平關。二十四年，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與勢作營。此數歲先主蓋常征伐在外，而以亮守成都，如蕭何之轉漕關中也。

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云云。

案：見後漢書光武本紀。

策亮為丞相曰。

案：策文，劉巴作。蜀志劉巴傳曰：先主稱尊號，昭告於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詔策命，皆巴所作也。

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先主傳曰：章武元年夏四月，以諸葛亮為丞相。六月，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張飛傳曰：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

軍，領司隸校尉。先主伐吳，飛嘗率兵萬人自關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

章武二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云云。

先主傳曰：章武二年夏六月，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改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二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先主病篤，託孤於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為副。

先主傳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受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通鑑（卷七十一）胡注曰：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

永安，兩漢志：屬巴郡。華陽國志（卷一）曰：巴東郡治。杭世駿三國志補注（卷五）：水經注曰：永安，劉備終於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陸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頽塘四毀，荆棘成林。左右民多墾其中。

寰宇記曰：奉節縣北三十里。謝鍾英曰：今夔州府東北三十里。

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左昭九年傳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通鑑胡注曰：用晉荀息答獻公語意。



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先主傳裴注引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云云。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

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曰：漢中郡南鄭有武鄉谷，卽諸葛亮受封地。潘眉三國志攷證（卷六）曰：十道記以南鄭之武鄉谷爲武侯受封地，近洪編修補置城志從之。眉按：武侯功在魏延上；延尙封南鄭邑侯，不應武侯僅封南鄭之鄉侯。考武鄉乃縣名，前漢屬瑯琊郡，中興者；至建安中，嚴幹已封武鄉侯。可知武鄉雖省改於中興，而實復置於漢末矣。三國時封爵之制，皆以本郡邑爲封土；如魏張郃鄭人封鄭侯，徐晃楊人封楊侯，吳文欽譙郡人封譙侯，濮陽與陳留人，封外黃侯。時譙郡陳留不屬吳，亦遙領之。武侯瑯琊郡人，因以瑯琊之武鄉縣封之。猶張桓侯涿郡人，封西鄉侯，西鄉涿郡縣名。皆邑侯封鄉侯也。謝鍾英補三國疆域志補注引惲毓鼎曰：當時或別有奉邑，如周璠魯肅之比，今不可攷矣。

案：華陽國志（卷七）曰：建興二年，丞相亮開府領益州牧。本傳載於南中叛亂及遣使聘吳之前，行文之便也。

南中諸郡，並皆叛亂。

蜀志後主傳曰：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嶲夷王高定（華陽國志作高定元）亦背叛。

吳志士燮傳曰：建安末年，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又步騭傳曰：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

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曰：先主薨後，越嶲叟帥高定元殺郡將軍焦璜，舉郡稱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更以蜀郡張裔爲太守，闓執送裔於吳，吳王孫權遙用闓爲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闓爲益州刺史，處交益州。除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順行部南入。以都督李嚴書曉諭闓。順至牂牁，收郡主簿攷訊奸狀，褒因殺順爲亂。

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

後主傳曰：建興元年，遣尙書令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蜀志鄧芝傳曰：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殞，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乃遣芝修好於權。權遂自統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吳主權傳曰：黃武二年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殿本攷證李清植曰：於時芝正入爲尙書；此作中郎將，蓋異國記錄之誤，而編史者因之。）來聘。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於蜀。裴注：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疋，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爲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

德主傳曰：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謂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十二月，亮還成都。蜀志馬良傳注：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謾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謾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歷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擊強敵；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敕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又，李儼傳曰：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孟獲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與亮軍相拒。……按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又，呂凱傳曰：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降於吳，吳遣使誘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蜀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闖。凱感於高定，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闖，既從道，而闖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云云。又，孟獲傳曰：建興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獲之，忠撫育卸理，甚有威惠。

蜀志南中志曰：建興三年春，亮南征。自安上由水路入越巂。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健為太守廣漢王士燾。州太守。高定元自旄頭定有卑水，多為壘守，亮欲俟定元還營，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都曲殺雍闓及士燾等，孟獲代為將主，亮既斬定元，而馬忠破牂牁，李恢敗於南中。夏五

月，亮渡沱，進征益州。生虜孟獲。秋，遂平四郡。

軍資所出，國以富饒。

李恢傳曰：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耨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糧軍資；于時費用不乏。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

劉成所三國志知意曰：此傳多用大書法。

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

後主傳曰：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河北陽平石馬。表注：諸葛亮集載禰三月下詔曰：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

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冀行天伐。除患事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

臨發，上疏曰。

案：文選錄此篇，首有臣亮言三字。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文選李善注曰：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志士馳馬之秋。案：七啓注曰：秋猶時也。史記朱亥曰：此是効命之秋也。（魏公子傳此是作此乃臣。）兩注可反證。

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

文選李善本忘作亡。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

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蜀志陳震傳曰：字孝起，南陽人也。隨先主入蜀。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張裔傳曰：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愈忘其身者也。蔣琬傳曰：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

蜀志王連傳曰：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必往；而連言輒懇至。

文選五臣張銑注曰：侍中尚書謂陳震。案：侍中蓋指費禕郭攸之等言，已見前。張說誤。文選貞良作貞亮。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本傳裴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李善曰：猥，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案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十二）曰：猥，實亦發聲之詞。

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本傳裴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本傳裴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

雲南大姚縣，此江源遠不及金沙，而流盛相似也。按沈黎古志云：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三程至嘉州，十程至瀘水，又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然則會川者乃瀘與金沙相會處，非即金沙也。謝鍾英補三國置城志補注（卷九）曰：按金沙江合打沖河後，通得瀘水之名。寰宇記以瀘水隸會川縣下，即指今會理州西南之金沙江而言。攷新唐書，由會川渡瀘水經哀州維州三百五十里至姚州——即今楚雄府屬姚州治——通典：武侯南征渡瀘，蓋在此處。今會理州（改縣）西一百五十里。

公羊傳宣十二年何注曰：境坳不生五穀曰不毛。左昭七年：食土之毛。杜注曰：毛，草也。博物志（卷一）曰：地以草木謂之毛。通鑑胡注曰：地不生草木爲不毛。梁章鉅三國志旁證（卷二十一）曰：御覽卷六十五引十道記，不毛下有之地二字。

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

獎率，華陽國志（卷七），文選五臣本俱作帥將。廣雅釋詁（三）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離騷王逸注曰：攘，除也。

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損益，董允傳，華陽國志，文選李善本俱作規益。趙一清注補曰：作規益與下句意同，似乎辭費；作損益爲是。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文選李善注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曰：亮疏載文選。李善注謂若無與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亮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攷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自脫。而文選則後人因善注添入。潘眉三國志攷證（卷六）曰：上脫若無與德之言六字，昭明文選照依此傳，故亦闕六字，後李善補足之，蓋據董允傳也。黃思未（若濟）曰：李善據董允傳補所脫六字，甚當。更據允傳省改下二句則非也。彼在允傳，故節去攸之禕二人，但言充而文義已足。若其原文，則實有攸之禕任充字上，故武侯傳所載是也。今文選改下二句，失武侯原文之舊矣。

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李善詳作課，注曰：課，試也。梁章鉅文選旁證曰：按蜀志作謀，恐亦誤字。元稹本作課字。

左傳襄四年曰：訪問於善曰咨，咨事爲諏。論語述而篇集解引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

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文選零作泣，言作云。

遂行，屯於沔陽。

補三國疆域志補注（卷十）曰：沔陽，南漢志屬漢中。寰宇記：故城在梁州北八十里，南臨漢水。錢坫曰：今漢中府沔縣東南十里。

啓事

茲以成本高漲，中學生戰時月刊自第五十五期起，國文月刊自第三三期起，改正定價如下：（舊定戶不再追補）

中學生

零售：一元二角  
預定半年：七元  
全年：十四元

國文月刊

零售：八角  
預定全年：八元  
半年：不預定

# 樂府詩箋

聞一多

##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詩東門之份傳曰：「份，白榆也。」 住樹夾道生，

類聚八引春秋運斗樞：「樹桂生合，謂之白榆，光陰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所隨之也。」 青龍對道隅，

開元占經三引春秋緯曰：「青龍對道隅，神爲星，隴東方青龍之鳳凰鳴啾。」 一母將九龍，

西京雜記下中山傳文不載曰：「鳳將九子。」 顏色正敷愉，

數論即敷愉。敷，敷也。愉，愉也。敷，敷也。愉，愉也。敷，敷也。愉，愉也。 伸腰冉拜跪，

問 客平安否。請客北堂上，坐客氍毹氈。

書沙三三引氍毹曰：「氍毹，氍毹也。」 酒上正華疏。

疏，疏也。酒上正華疏，疏也。酒上正華疏，疏也。酒上正華疏，疏也。 再拜跪，

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

辦轟餅，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 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

取婦得 如此，齊姜亦不如。

詩齊門曰：「豈其取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豔歌行







# 作文摘謬實例序

郭紹虞

## ——一個國文教學法中的新問題——

在民國二十七年的時候，因為事實上的需要和逼促，使我注意到大學國文教學的問題。我爲了注意此問題，於是先定下兩種步驟，一是國文教材的編纂，又一是學生作業的整理。

我們所以先顧到這兩點：即因這與國文教學的方法有連帶的關係。我對於大學國文教學的基本信念有兩點：一是舊的教學方法不適用於現在，又一是中學的教學方法不適用於大學。因此，關於國文教材的編纂及學生作業的整理，也即本此基本信念以進行。關於教材編纂的經過與指趣，我已在二十八年度的文學年報第五期說明過了；至於學生作業的整理，則以尙未到結束的時候，故也沒有發表過意見。現在，黃如文先生已將此項材料整理就緒，所以我再把從事於此項工作的經過與指趣縷述如左：

一般青年常感覺到國文之重要，而同時覺得自己國文程度之不夠，於是請教於先生，請教於作家，乃至請教於富有經驗的國文教員，——怎樣能使自己的文章寫得通順呢？這是一般人時常縈懷於腦際的問題；可是，所得到的答案，却未必能滿足他們所預期的要求。

這實在是一個難問題。問的人所需要的到底是什麼呢？是文藝文？是學術文？是思想的訓練，抑是技巧的訓練？問得籠統，答的

自然也不易着邊際。再有，答的人的興趣也各不相同。各有所長即各有所見，各有所見也即各有所蔽。我們姑且不說「莫把金針度與人」，即使有人肯把他所辛苦獲得的經驗，和盤托出，然其所告人的，是否正確，與是否適合問的人的需要，那便大成問題。

這實在是一個難問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昔人謂詩話作而詩亡，那麼學文方法，原不可舉以示人。再有，爲什麼知者不言？即因嚼飯喂人，總不如使人自嘗之甘。方東樹曾說過：「吾不言而使人以意運之，則其思之深得之固，而其味長。言之愈悉，使人習口耳而不察，道聽塗說，不得其所以言之意，反以喪吾至教」(註一)。那麼，「真力不至則精識不生」，此類問題，除使人自悟外，實在也沒有什麼辦法。

然而我們能知難而退，適止於是嗎？我們總想在沒有辦法之中，找出一些辦法；我們更想在舊的、普通的辦法之外，找出一些新的、或特殊的辦法。

以前一般人對於學習國文別無其他方法，只是熟讀精誦而已。以前一般人對於國文教學也別無其他方法，只是逐句解釋而已。其高者則有所謂評點圈識之學。然而這些方法，在今日已不能適用。蓋以(一)逐句解釋在中小學猶有其需要，在大學便覺其無謂。

(2) 評點圈識之學，章實齋已議其不合文理(註三)；現代人學文，更不用泥此死法。至於(3) 熟讀精讀的方法，又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玄之又玄，使人無可以人手之處，故實行爲難。此其一。又，熟讀精讀，只是昔人所謂學古人說話聲響而已，僅僅學古人說話聲響，在普通學家已不能滿意，何況今日！此其二。再有，古人爲文，歸趣一致，所以可以摹擬，同時也需熟讀精讀，現在則語體文興，面目迥異，無用取則往古；因此，此種方法便不感需要。此其三。何況誦讀之調也如方言一樣，各地不同；大學中的教員學生既多來自各地，而欲以此不能統一的方法，強迫學生以誦讀，更爲事實上所不可能。此其四。因此，這些方法便不適宜於現代大學中的國文教學。

爲了舊的教學方法之不適於現代，爲了中學的教學方法之不適於大學，所以一方面對於教材的編纂，當取其量之多而不必重在約選，當取其質之濫而不必重在精選。蓋精選約選的目的，不外使人易於成誦，能有幾十篇古文琅琅上口，好似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而已。現在則不然！所重要的，乃在訓練其思想。如何使其思想有條理，如何使其思想有系統，易言之，即如何駕馭繁複凌亂的思想，表現得明白而清楚；這纔是我們所欲注意的問題。再有，所重要的，更在培植其思想。如何豐富其常識，如何啓發其激悟，學充則文自至，所以更應注意，如何使其洋洋灑灑，思無窮，寫不竭，減少無話可說的痛苦。因此，多讀不如多看，多講授不如多參考，選短文不如選長文，講詞句的意義或出處，不如講整篇的組織，就篇內講解不如就篇外發揮。這是教材的選輯基於此種教學方法的關係。

其在另一方面，對於學生作業的整理，又因我們所注意的，不

是學古人的說話聲響，乃是學古人的說話方法；而此種方法又不是起承轉合一挑一剔的工夫，乃在如何表現其思想，即如何表達他所應說的話。因此，我們可以用此種標準注意古人的作品，同時也可以此種標準注意學生的作品。注意古人的作品，是所以示之準的；注意學生的作品，又所以去其病累。

陳思王言「世人著述不能無病」。(註四)劉彥和也說：「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圖，鮮無瑕病。」(註五)所以文章之病，不僅小學生有之，中學生有之，大學生有之，即已成名的作家也有之。以陳思王這樣虛心，「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註六)，猶且武帝詔中「尊靈永墊」之句，明帝頌中「聖體浮輕」之語，見譏於文心雕龍。(註七)所以作文非難，去病實爲難。

昔人稱黃魯直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見其亂易字句與初造意不同，而識其用意，於是文章日進；(註八)又稱歐陽永叔爲文每就紙上淨訖，即粘挂齋壁，臥與觀之，屢思屢改；又稱張文潛得白香山詩稿，竄改塗乙，幾不存一字。(註九)於此，可以看出昔人之用心，無論如何明白平易之作，好似漫不經心，實則未有不加錘鍊而成者。看見昔人錘鍊之迹，於是便悟去病之方。蓋「大匠不示人以璞」，而此則以璞示人了；「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而此則以金針度人了。所以作文無法，去病便是法。

爲了這樣，所以我們要整理學生的作業，而於作文摘認實例中設法減除行文易犯的病累。

平常，教員辛辛苦苦批改了學生的作文，也不暇再顧及牠能發生怎樣的結果；而學生接受了教員的批改，也往往不加注意，有時

而和我也未嘗不是受前人的啓示。王若虛的滹南文機，葉燮的江文摘謬，與方苞的古方約選，紀昀的史源堂纂，都已明示人以作文去病的方法。民國以來有林傳甲評閱的易水文選，有中學生雜誌的文章病院與文章修改，於是文言文與白話文都有改訂的範例。不過這些例，或是隨筆摘舉，或就整篇批改，都不曾明定類別，所以猶不成爲比較簡捷的方法而已。

現在，我們搜集這些作文易犯之類，而分類歸納，具體指示如何改正的方法，則作文法不成爲空談而近於科學。再利這些材料，用作測驗的標準，則對於國家的考試也比較有可靠的標準而切於實際的應用。我們所以認爲這是一種有意義的試驗者在此，我們所以認爲對於國文教學法當能有較滿意的作用者在此。

至於從事於此項工作的情形，人事方面，最初有吳曉鈴先生，顧培懋先生及許貽齡女士，其後有楊繼之女士，最後黃如漢先生。這原是許多人努力的结果，而現在獨舉黃君名者，不過黃君用力較多，且爲最項工作最爲完成的一人而已。在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這一學年度中間，我們搜集大小二以及所有習作各班的教卷，將原作與改正之處，用紅線標出，分別印在卡片上面，登錄之後再加分類，分類之後再加整理。整理時，林女士以及其他普通的習作班，大都是每星期作文一次，有些比較特殊的習作班，則每兩星期作文一次。所以在每一星期中，至多有二百五十卷以上的作文卷須加登錄與整理。工作之繁重既如此，而於整理之時，分

國文月刊 第十三卷 三頁 作文摘謬例序

理之時一再刪汰的結果。有的因爲體例詳略的不合，有的因爲單獨摘出的時候，沒有上下文的關聯，便覺得無甚意義，所以登錄的材料雖多而整理後的所獲却並不多。我們正因爲整理的麻煩，所以定作一年的試驗。但是我的希望，最好能有好幾年的材料，預先定下一個完整的計劃，注意文體的不同，注意題材的不同，則此項工作，一定比現在僅僅就一年中工作之所獲而加以整理者爲更有意義。

這又是我的一點希望。我於此項工作，因爲信任這幾位工作的成績，而且事實上也因事務的牽掣，不能多費時間，仔細審查材料的內容，所以便請黃先生多負這一方面的責任。現在，只因我是此項計劃的發動者，故爲序其原委如此。

- 1 儀衛軒文集六，合刻歸震川園談史與他書對海峽論文集附跋。
- 2 同上卷七，答葉海求論古文書。
- 3 章氏遺書二，文理篇。
- 4, 6 曾國與楊繼祖書。
- 5, 7 文心雕龍九，指瑕篇。
- 8 朱弁讀書記四。
- 9 陳善制惡新語。
- 10 魏慶之詩人玉屑八及應靈柳南齋集六。

# 開明青年英語叢書

本書係供中等青年課外自修及失學青年自學英語之用，所用辭解均取淺顯易懂之國語，俾具有初中一二年程度之青年即能閱讀。內有拼音、文法、會話、書信、詩歌、日記、寫作等等，由淺入深，極易自學。凡覺得於自己的學業上以及在社會服務上需要英語之訓練者，購來研究，閱讀，當能獲不少之幫助。

- |        |     |
|--------|-----|
| 英語發音   | 張沛霖 |
| 英語動詞   | 劉延陵 |
| 英語前置詞  | 楊彥劬 |
| 英語圖解法  | 譚湘鳳 |
| 英文書信   | 李未農 |
| 商業英語   | 馬文元 |
| 英語會話   | 袁克行 |
| 英文成語   | 林幽  |
| 英文詩歌   | 袁式伊 |
| 英文每月日記 | 譚湘鳳 |
| 英語每月會話 | 袁克行 |
| 英語學習法  | 楊承芳 |

## 開明書店印行

# 國文月刊

第十三期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

每月十六日出版  
全年十册七八兩月休刊  
本期零售：本市八角  
外埠八角一分  
預定全年：八元  
(郵費在內)

### 編輯委員

余冠英 (主編) 羅常培

朱自清 羅庸 王力

彭仲鐸 蕭濂非 張清常

出版者 國立西南聯合會大學師範學院國文月刊社

發行所 陸聯業

桂林 環湖北路十七號

衡陽 五桂坊陝西巷

曲江 韶西南路二一〇號

成都 陝西街一三八號

重慶 保安路一三二號

貴陽 獨獅子三十三號

昆明 武成路二二五號

金華 文昌巷十五號

吉安 古南鎮十四號